

从庶女到后妃

妃子不善

① 步步惊心

坏妃晚晚
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从庶女到后妃

妃子不苦

① 步步惊心

坏妃晚晚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妃子不善. 1, 步步惊心/坏妃晚晚著. —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113 - 0765 - 1

I. ①妃… II. ①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7979 号

书 名: 妃子不善 1, 步步惊心

作 者: 坏妃晚晚

责任编辑: 文 锋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6 开本 印张 20 字数 425 千字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13 - 0765 - 1

定 价: 2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邮编 100029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Email: overseashq@sina.com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真: 64439708

第一章 我不低贱

十二岁那年，我爬到围墙上，用一块大石头砸破了外面一个人的头，然后迅速躲起来，捂着嘴坏坏地笑。

一个时辰之前，那个自称神算的人走进了桑府大门，我忘记了他当时的表情是什么样的，我单只是记得了他嘴边的两撇胡子一动一动的，他说：“恭喜桑老爷，贺喜桑老爷！你们桑府，藏有凤身啊！”

凤身，那便是皇后格。

他说桑府，有着命定皇后之人。

爹笑得简直整个人都颤抖起来了，唤了家丁重重地打赏了他，又马上命人要桑千绯和桑千绿过去。等我已知的时候她们已经往前厅去了，我很是气愤，我也是桑家的女儿，为何偏偏不叫上我呢？

“三小姐，你就不必去了，老爷没……”

丫头的話未说完，被我狠狠地瞪了一眼，而我，早已经转身朝前厅跑去。

路上，下人们忍不住又对我指指点点，我当做视而不见。这些年，他们看我的笑话，也够了。我是桑家的三小姐，身份尚不如一个丫头。只因我是妾生的女儿，而这个妾，还出身于青楼。我娘，在我很小的时候染病去世了。很多时候，我有些恨她，我听说当年其实爹只想玩玩她，并不想真的将她娶进门。可是她有了我，她说她不能让孩子没有爹，硬要让我认祖归宗。

呵，只是现在呢？

悄悄躲在窗口，伸长了脖子往里瞧。爹没有叫我，我若是出去了，免不了又是一顿毒打。

爹将千绯和千绿拉上前，笑着道：“您看，这是我的大女儿，名唤千绯。这个是我的小女儿，名唤千绿。”

小女儿？我如被当头一棒，微微握紧了双拳，他明明还有一个女儿啊，我才是他的小女儿！咬着唇，原来他，从不承认我么？

那神算大笑一番，上下端详着面前的两名少女。

千绯已经十四五了，初见了女儿家的羞涩，她见面前的是陌生人，不免皱了黛眉轻声问：“爹，他是谁？”



“哎，不得无理！”爹低低喝斥着。

千绿与我同龄，身量未足，只是眉宇之间已经隐约让人觉得出美人胚子的味道。不自觉地抚上自己的脸，如果说我娘给我留了什么，那么便是我这张脸。我比她们都美，只是，爹却从来不曾注意到。

爹又转向神算，问：“您看，谁才是凤身？”

“这……”神算迟疑了下，伸手碰触着那两撇胡子，继而哈哈大笑起来，“桑老爷，这个就是天机不可泄露了！请恕我无法相告了！”

“哦，哦……”爹似乎很是理解他的话，真的不再多问。不过从他的表情中，我已经可以看出，他想要的已经得到。横竖都是他的女儿，谁是凤身，又有何重要呢？

想到此，我放开了捂着嘴的手，也不再笑。

事情都过去好几天了，我依然想得起那日毫不犹豫地掷出那块石头，并精准地砸中那神算的头，只是，我心里依旧不能解恨！我知道，因为他的一句话，我的两位姐姐能平步青云，而我，将愈发地被人遗忘。

可是，我不甘心！

“三小姐！唉哟，你怎么躲在这里啊，快快，夫人叫你呢！”瞧着丫头的脸色，似乎是找了我许久。

我心里有些害怕，夫人找我，必不是什么好事。可我只能跟着她去，因为我别无选择。我不想被打，我怕疼。

随着丫头去了夫人的房间，她正坐在桌边喝茶，见我进去，放下了茶杯，只面无表情地说了句：“来了？”

“夫人找我有什么事？”我低下头说。她从来不准我唤她“大娘”，她说妾生的女儿怎配唤她娘。

夫人轻“唔”了一声，话却不是对我说的。她转向一旁的人道：“就照她的量吧。”

“是。”边上的人点了点头。

我才看清楚他，我认得他，他是专门给府上人裁衣服的陈师傅。他有一双很巧的手，能做出很多很多好看的衣裳。我很是羡慕，渴望有一天，我也能穿上他做的衣裳。不过我清楚，这绝对不是给我做的衣裳，三日后便是千绿的生辰，这衣裳定是给她做的。不过是叫我来做个样板儿罢了，因为她和千绿每日都要勤学琴棋书画，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量衣服。

自从那神算来过之后，爹对她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，无论什么，都是请了城里最好的师傅来教。而我，隐隐地感到懊悔，我从来不受重视，也显得有些自暴自弃，没有人教我什么，我便真的什么都不去学。

我甚至，大字不识一个。我是典型的野丫头。

我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乖乖地任由那师傅在我身上量来量去。夫人继续低头喝着茶，在人前，我一直是很乖巧的，因为惹了祸，便会挨打。我已经长了几次记性了。

从夫人房里出来，丫头去送了裁缝师傅，便也不再管我。



十二年来，我第一次，走进那间屋子。那是我的姐姐们学习的地方。

我蹑手蹑脚地走进院子，屋子里传出打趣的笑声。我靠得越发近了，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

这些文绉绉的东西我本就不明白，正想着听那人解释，被突然的一声喝给震住了：“呀，桑梓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我惊讶地抬眸，见千绯瞪着眼睛看着我。她从来都是连名带姓地唤我，不过我是否该庆幸她终于没有忘掉我的“桑”姓呢？

千绿与那男人也一道看过来，我瞧见那男人留着短短的胡须，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，倒是给人一副儒雅的感觉。

只听他问：“她是府上的丫头么？”

听到“丫头”二字，千绯轻掩着嘴笑起来，随即道：“先生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先生说什么都是对的！”她的话中，有说不尽的讽刺。

我与她们，别说打扮，单是名字都差了那么多，怪不得会被人以为是丫头了。千绯、千绿，多好听的名字啊！只是偏偏，我叫什么桑梓！听老管家说，爹不愿帮我取名字，那是我娘取的。

我捏起了拳头，我不服气，可是我不能跟她吵。很小的时候，我便懂得要如何隐忍。

千绯不依不饶地说着：“还呆在那儿做什么呀？没瞧见你打扰我们听先生授课了？还不快走！”

“你快回去吧。”千绿小声说着。

我咬咬牙，转身跑了开去。

*

桑家有凤身的事情很快便传了开去，无论谣言与否，都足以令人关注了。

七月十三，千绿的生辰。

这一日，比起往年都要热闹。宗亲、外戚，加上周边的乡邻们都来了，看爹的意思，估计是想摆个几天几夜的流水席了。我依旧穿着如丫头一般的旧衣服，伏在廊柱后面，偷偷朝外头看去。

爹站在院中热情地接待那些有头有脸的人，他的身边站着千绯与千绿，他为她们一一引见。我的姐姐们时而掩面而笑，时而羞涩低头，模样我见犹怜。

“顾大人到——”家丁大声叫着，躬身引着一位身着朝服的男人进来，又朝爹叫，“老爷，老爷，顾大人来了！顾大人来了！”

“哟，顾大人！”爹的脸上马上推起了谄媚的笑，招呼着千绯与千绿赶紧上前去。

我知道，前面的客人们顶多不过有钱，我爹也有钱，所以现在他很喜欢权势。

“顾大人呀，小人还以为您公务繁忙，不会过来呢！没想到……”爹笑得连脸颊的肥肉都一颤一颤的，搓着手道，“您能来，当真是看得起小人了！”

顾大人摆摆手，示意边上的人都走开，朝我的两个姐姐看了一眼，才开口：“桑老爷，请借一步说话。”



爹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，忙点头。

我觉得好奇，便蹑手蹑脚地跟在他们身后。

爹带着那位大人进了书房，彼时，家丁丫头们都在前厅忙着，这里安静得只剩下树上的知了在一个劲儿地叫个不停。我明知偷听他们讲话，被爹发现，我一定会遭殃，可是，冥冥之中似乎有种力量，在推使着我向前。

他们一定是说凤身的事情，一定是的。那也是我始终无法释怀的事情。

屏住了呼吸，我悄悄走进，耳朵贴着门。

我听到爹说：“不知顾大人要与小人说什么要紧的事？”

顾大人道：“听说半月前曾有一个神算上门，测得令千金乃身负皇后格？可有此事？”

“呵呵，没想到连大人都知道此事了啊！”爹笑着答，语气中满是自豪的味道。

我冷笑着，桑家藏有凤身的事情，还不是爹给传出去的么？如今倒好，还假惺惺地如此说，弄得给世人知道，他很是惊讶一般。

没想到，一阵沉寂之后，听得房内传出一声巨响，似乎是谁敲打着桌面的声音，顾大人怒道：“胡闹！”

一句话，令我吓了一大跳。拼命捂着嘴才不至于自己发出声来，难道竟是我弄错了么？桑府有凤身的事情，不是每个人听到了都会高兴的么？

爹也是吓得 not 轻，半晌，才哆嗦着道：“大……大人——”

顾大人低哼一声，道：“皇后格，岂是可以妄言的？若让上头知道了，怕是你有几个脑袋都不够顶！”

我更加不解了，为何不能让上头知道？皇后不就是要嫁给皇上的人么？哦，不对，当今皇上已经有了皇后了，那么下一个凤身应该嫁给太子的。可是，不让上头知道，怎么嫁给太子呀？

我没有听懂，爹似乎听懂了。我从门缝里瞧进去，见他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磕头道：“大人啊，小人无知，望大人指点一二！”

顾大人低头朝爹看了一眼，转身坐了，沉吟许久，才道：“桑老爷啊桑老爷，你可知道有多少人想入主东宫么？凤身之言若然属实，你以为那些端着那位子看的人会不动手？”他在说到动手的时候，身后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，我看得惊出了一身汗。我就算再无知，也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

爹浑身都哆嗦了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那……那可如何是好啊！”

“呵。你倒也不必太过担忧，幸好传言没有流得太远，本官已经适时拦住了。”顾大人得意地道，“只盼你今后放聪明一点！”

爹一听流言止住了，不免两眼放光，忙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！日后小人一定听从大人吩咐！”

我不懂了，那顾大人为何愿意这样帮着桑府呢？

“如此便好。”顾大人点头道，“此事你知我知，日后等令千金登上后位之时……”



正在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的身后突然发出一阵响声。我还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便听爹厉声问：“谁？”接着，是他大步走来的声音。

那一刻，我仿佛是被钉住了双脚，竟一时间动也动不了。

恰在此时，一只手伸过来，抓住我的手腕，轻喝道：“你傻了？还不快跑！”我还未回过神来，便已经被人拖着跑了。

我忘记了挣扎，忘记了叫喊，我只是想着，若被爹发现，我会是如何的惨。

不知道被拖着跑了多久，直到停下来，纯粹听见两人喘气的声音。

“你真笨，偷听大人们讲话的时候，应该机灵一点！”耳边响起嗔怒的声音，却是夹着笑。

我这才看清，面前的人也不过是个孩子，比我大起来顶多不过一两岁。他的眼睛亮亮的，脸颊红扑扑的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又道：“我爹与别人关起门来讲话的时候，我也常偷听。只被抓到过一次，被痛打了一顿呢！不过，我也长了记性了，那次之后再也不被他抓住，哈哈！”他说着说着便笑起来，很是得意的样子。

我被他感染了，方才紧张害怕的感觉早已经抛至脑后，笑道：“刚才你也去偷听了么？”

“才没有！”他矢口否认，“我是看你听得起劲，想去瞧瞧，不小心踢倒了搁在上面的花盆。”他朝我吐吐舌头，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。

原来身后发出的声音是花盆被打破发出的啊。我有点恼怒，不过看到他的样子，又生气不起来了。我朝他看了看，满身的绫罗绸缎，定是有钱人家的少爷。歪着脑袋想了想，又自己笑出来。若然不是有钱有势的人，今日又怎会被爹请来呢？

“你笑什么？我……我又不是故意踢倒那花盆的！”他鼓着腮帮子说着，颇为尴尬。

原来，他以为我笑的是这个！

我捂着嘴，忍不住又笑。摆摆手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他似乎愣住了，半晌才道：“卿恒。”末了，他也问，“那你呢？”

“桑梓。”我想也没想便答道。

他惊讶地跳起来：“呀，你也姓桑？这府上也姓桑呢！”

我朝他翻了个白眼，这也值得大惊小怪？我后退几步，跳上栏杆，抱起双臂道：“因为我就是桑府的三小姐！”

他却撑圆了双目问：“可是，桑府有三小姐么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在那之前，我一直不知道，原来爹在外头，从来没有承认过我。走出桑府的大门，谁也不知道，桑家还有一个三小姐。

多年之后，偶尔想起那一幕，我会忍不住自嘲地笑。原来，我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竟被尘封了十二年！

“对……对不起。”他有些尴尬，低着头道歉，“以后，以后我一定会记得，你是桑府三小姐。”



我咬着唇，忽然跳下去，拉着他的手问：“你见过千绯和千绿，是不是？”

他怔了下，终于点头。

“那，我与她们比，谁更漂亮？”边说着，边伸手理了理自己凌乱的头发，露出一张笑脸，朝他笑，笑得灿烂。

“你漂亮！”他似乎是咬着牙说的，继而又开口，“以后，我送你很多很多漂亮的衣服，可好？”他的眸子突然染起一抹光，耀眼，闪烁。

送我很多漂亮的衣服？

我听着，有点开心，有点生气。

我故意甩开了他的手，微怒道：“你是嫌我现在穿得差么？”不自觉地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衣服，的确，和他站在一起，相差太多。不免心里失落。

“不，不是的。桑梓，不是的。你听我说……”

他满脸惶恐，急着要与我解释，可是，被我无情地打断了：“以后不许叫我桑梓！”他叫我桑梓，会令我想起千绯叫我名字的样子，嘲讽与贬低并存。

他愣住了，眼底闪过一抹流光，继而又笑笑，开口道：“那，那我日后唤你三儿。”

三儿？

从未有人如此唤过我。我想了想，终于点头。

“那我就叫你卿恒！”

“嗯！”他狠狠地点头。

小孩子总归是小孩子，阴霾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我朝他伸出手，歪着头笑：“去玩么？”

“嗯！”他点头伸过手来，却在指尖欲要碰触我的时，听见我们身后一连串的脚步声传来，我们一起回头，诧异地瞧去。

见家丁们急急跑来，喘着气道：“顾少爷，顾大人有急事要回去，让小的们来接您。”

“你姓顾？”我问。

他点点头，朝我俏皮地吐了吐舌头：“看来今日没的玩了，三儿，我改日一定来找你的，等着我！”转身跟着家丁离开，他还不时回头朝我笑。

“顾……原来，是顾大人的儿子。”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喃喃地道。

*

晚宴尚未开始，顾大人便匆匆离去。爹不免有些不满，却又不好表现出来。

隔日，我独自在院中玩着丢沙袋，便听见前面家丁大叫着跑进来：“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！皇上驾崩了！皇上驾崩了！”

皇帝驾崩了，一切便是这么突然。我慌忙丢了手中的沙袋，冲出去。

爹拉着家丁急道：“那太子呢？太子是不是登基了？”

“太子……太子……”家丁看了爹一眼，眸中全是慌意，“顾大人那边来消息说，昨夜东宫失火，太子……太子已经……”



“混账！”爹怒得大吼一声，一把将家丁推翻在地。

皇帝驾崩了，太子也薨逝。

那么，我的姐姐们呢？

顺眼瞧向闻声赶来的千绯与千绿，看她们失落的样子，小小的我竟捂着嘴，幸灾乐祸地笑起来。

凤身，凤身。

现在连天子都没了，哪里还会有凤身呢？

我瞧见千绯低头绞着手上的帕子，咬着唇不说一句话。再没了以前的趾高气昂，我忽然觉得很解气。我从来不知道，皇帝和太子都死了，对我是如此的解气。我转身偷偷跑出去，不让他们看见我此刻的模样，我想，我一定笑得灿烂极了。

这一天的桑府上下，都是一派死气沉沉，除了我。

千绯与千绿破天荒地不去书房念书了，而我，依旧回到小院里，独自玩我的沙袋。一边哼着小曲儿，心里开心得不知道如何才好。

没有凤身，那么至少，我与她们的距离可以不必那么大。

爹虽每日失魂落魄地等着顾大人上门，可是日日空等。

先帝除了太子，便只有一位昭阳帝姬，再没有其他子嗣。听说先帝去的突然，连遗诏都不曾留下。

外戚夏侯家族独掌皇权。

五日后，夏侯家的世子登基，改国号为周，此为元光元年。至此，才举行国葬。先皇的遗体放置在冰棺内已有数日之久，天气又那么燥热，已经隐隐生出了臭气。

我听着家丁眉飞色舞地讲述着这一切的时候，嘴角瘪了瘪，有谁会想到堂堂天子死后，竟会这般窝囊呢？

顾大人再次登门已是半月之后。

爹好似看到了救星，急急出去迎接。我也很是兴奋，我单是想着，顾卿恒有没有来？

跟在爹的身后，偷偷地躲在廊柱后看，我只瞧见了寒暄在一起的爹与顾大人，却并未瞧见顾卿恒，不免有些失落。正在我欲回身的时候，有人突然搭住我的肩，笑道：“三儿！”

我惊诧地回眸，见顾卿恒眯着眼睛冲我笑，又伸手捏捏我的鼻子，咧着嘴道：“你怎么总喜欢躲在暗处偷偷地看人家？”

我脸上不悦，心头却是高兴的，顺势打了他一下道：“我就喜欢，你管不着！”

他倒不与我生气，依旧笑道：“来，跟我来！”说着，他伸手牵住我的，朝外头跑去。

“喂，做什么？”我问，他却不答，轻快地笑着，脚下步子却依旧飞快。

拉着我到了门口，我迟疑了下，他手上的力道没有减，有些粗鲁地将我拽出去。门口的家丁见是顾大人的公子，谁也不敢多言一句。

我才发现外头停了一辆马车，车夫见顾卿恒过去，忙恭顺地垂了头推至一旁。



顾卿恒终于放开我的手，爬进车内拖出一包东西，递给我，笑道：“喏，给你的！”

给我的？我瞪大了眼睛看他。

好奇地走上前，接过他给我的那包东西，小心翼翼地打开。丝滑的感觉掠过指尖，柔软中带着暖意，繁复的刺绣略微扎得我的手指疼，可是我却笑了……

好美，好美的衣裳……

我看得呆了，欣喜若狂。

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新衣裳，且都是给我的。

顾卿恒轻轻地推着我，嬉笑着问：“三儿，喜欢么？”

我狠狠地点头：“喜欢，我好喜欢！”

“那你穿上试试？”顾卿恒一听我说喜欢，他更开心了，推着我上马车试新衣裳，比我还要着急的样子。我应了声，急忙跳上马车。

落了车帘，听顾卿恒一人还在外头说着：“我本来还估摸着给你做多大的衣裳好，可是没想到去找那陈师傅的时候，他说他有你的尺寸呢！真是太好了！”

陈师傅？那不是千绿生日的时候给她做过衣裳的那位师傅么？当时就是照着我的尺寸量的呢！

扣上最后一颗扣子，伸手拂开车帘，朝顾卿恒灿烂一笑：“卿恒，真的很合身呢！”

面前的人却是怔住了，半晌才低低地道：“三儿，你……真好看。”

跳下马车，顺势叉了腰，自豪地道：“那当然了，我本来就是漂亮的嘛！”

我长得像极了娘，人人都说娘很美，那么，我也一定很美。

顾卿恒依旧盯着我看了许久，轻快地笑起来，认真地开口：“我以后会送你很多很多漂亮的衣服！”

我心里高兴，却是问：“你为什么要送我漂亮衣服？”

“嗯……”他想了想，又笑，“因为你喜欢。”

“我喜欢你就送我？”

“对呀，只要你喜欢，我都给！”

……

这是小小的他随口而出的一句话，亦是他给我的承诺。直至多年以后，我依然能深切地感受得到，顾卿恒承诺的，从来不会失信于我。

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包新衣服，欢快地跑回房，放好衣服，我才出来。

顾卿恒很听话地坐在院子里等着我，见我跑来，他站起身，冲我甜甜地笑。

我拉着他玩丢沙袋的游戏，顾卿恒实在不是玩游戏的料，总也玩不好。

他时而挠头，时而咬牙，却总是接不住掉下来的沙袋。我直骂他笨，他也不恼，只是尴尬地笑。我摇摇头，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么好的脾气，弄得我也生气不起来。

抓着手里的沙袋，我随口问：“卿恒，你爹是什么官儿？”

“大学士啊。”



“大学士是很大的官儿么？”

“嗯——算大吧。”

“哦。”瞧了他一眼，见他还是很努力地一遍一遍丢着手上的沙袋，额上甚至慢慢渗出了汗。隔了会儿，我又道，“你爹今日来做什么？”

他不看我，专注着手上的动作，低声答道：“爹说皇上刚登基，想来选秀还得晚几年。嗯，也不会太晚，不出三年吧。哎呀——”眼看着快要抓住的沙袋，一个不留神，又从他的指缝里掉落。

而他的一番话，令我呆住了。

原来，不做先皇的风，不做太子的风，还能做新皇的风！

凤身，凤身啊……

“啊！”我大叫一声，气愤地将手里的沙袋一并用力砸在地上，霍地站起身，握紧了双拳。

顾卿恒不明所以，忙跟着我起身，急道：“三儿，你怎么了？”

我得到了新衣服，所以开心。没想到今日，有人会比我得到更好的消息，比我更高兴。

想到此，我一句话都不说，转身就跑。

“三儿！”身后的顾卿恒大叫着我，我没有听见他追来的脚步声，只听他道，“是不是我玩得太烂，你生气了？”

我不理他，真是傻卿恒。

那日，顾卿恒到最后都没来找我。后来，我听说顾大人走的时候，爹直送到了街口。我想，真的被顾卿恒言中了，顾大人就是为了此事而来。

我有些垂头丧气地坐在院中，撕着手中的花瓣的时候，瞧见千绯与千绿远远地走来，在看向我的一刹那，千绯的眸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。她却未说一句话，满脸骄傲地从我身边走过。千绿回头，似想说什么，最终也没有开口。

傍晚的时候，有丫头匆匆地跑来，一把便拖着我走，道：“三小姐，夫人找你呢！”

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被她拖走了。

夫人又找我做什么？莫不是因为凤身的事情，又要给千绿做衣服了？

不过，我只猜对了一点点。确实是因为新衣服的事，却是因为我。

不过一脚踏进门槛，便觉身后有谁狠狠地一推，我一个踉跄，收势不住，直直跌倒在地上。手掌本能地撑开，掌心擦过地板，顿时感到火辣辣的疼。

“小贱种！嫌本夫人待你不好么？竟敢偷绿儿的新衣裳来穿！”夫人的语气夹杂着怒意，我抬眸，瞧见她直直朝我看来，目光锁定在我的衣服上。

我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，她是想说我这身衣服是偷来的。

握紧了拳头，我半坐起身，大声道：“你胡说，这衣服是卿恒送我的！”

一旁的千绯脸色一变，厉声道：“你想骗谁呀？顾少爷怎么会送你衣服？就算是了，他又怎知你的尺寸？”她说得头头是道，又转向夫人，道，“娘，要不是我与千



绿撞见了，还不知道这事呢！千绿也真是的，还想替她瞒着！哼，我就看不过去！”

“姐。”千绿拉着千绯的衣袖，轻声道，“我看，这事就算了吧。又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
“不是大事？家里出了贼了，还不是大事？”千绯惊叫着，“现在是几件衣裳，指不定日后是什么呢！娘，非得好好教训她才行！”她抗议的声音尖锐得几乎要把我的耳膜震破。

“姐……”

“为何要算了！”这回却是我吼断了千绿的话，明明不是我偷的，如果算了，那不是我承认自己是贼了么？恶狠狠地瞪了千绿一眼，看来她也并不是什么好东西！衣服是她的，少没少，她难道不知道么？

“放肆！”夫人怒得一拍桌子，站起身道，“你还不知错？”

“我没有错！”纵然她怒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是我做的，我为何要承认？

夫人气得脸都白了，点点头道：“你没错？好啊！”

“啪啪。”她双手击掌，有丫头从外头进来，手里捧着一包东西。我一眼就瞧出来了，就是顾卿恒送我的那包衣服啊！

他们居然搜我的房间！

夫人走上前，粗鲁地扯过丫头手里的包裹，由于力道太大，衣服“哗”地一下全落在了地上。她哼一笑，道：“你若没偷，绿儿的衣服如何会不翼而飞了？你若没偷，衣服又如何会在你房里？”

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哪里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我自是不信。

摇着头大叫：“你们……你们都想陷害我！我没偷、我没偷、我就是没偷！”

“你！”夫人被我气得手都发抖了，咬着牙道，“看来今日不教训你，你是不知悔改了！来人，给我打！”

“娘！”千绿惊叫一声，拉住她的手道，“不要打她！兴许……兴许是菊韵一时半会儿忘记将我的衣服放在哪里了，所以才没找到呢！她的衣服，或许真的是顾少爷送的啊！”

“二小姐！”菊韵吓得惊叫一声，却在瞧见千绿使过去的眼色后，终于不情愿地低了头。

千绯一把拉开千绿的手，朝我笑道：“真是顾少爷送的么？呵，那现在总不至于跑去顾府问吧？横竖也不能便宜了你！打吧！”

“你！”我明白了，是千绯搞的鬼，一定是她！

板子挥下来的声音夹在空气里，听着越发地凌厉起来。

我死死咬着唇，逃到哪里，身后的黑手便会跟到哪里。欲站起来，那板子会直直抽向我的腿。

千绯还不够，她笑着走向前，捡起地上的衣服，捏了捏，又笑：“只有陈师傅能拿得出的料子呢！就是给千绿做的衣裳呀！”

接着，忽然瞧见她眸底闪过一丝邪气，只听“撕拉”的一声，她手里的衣服瞬

间被撕成两半儿。她得意地大笑：“呵呵，被你拿过我衣服，我们千绿自然也不稀罕了！”

说着，又俯身去捡另一件。我哪里肯，扑过去大叫道：“不许撕！不许你撕！”那是卿恒送给我的，那是他送给我的衣服！

“啪——”板子抽下来，疼痛从指尖蔓延至手背，一直往上，一直深入到心里。在我的心头，在我的灵魂深处。

呜——

第一次，在她们面前哭了。眼睁睁地看着顾卿恒送我的衣服在眼前变成一片狼藉，碎片飞落，如同我被撕碎的心。一瓣一瓣，再难愈合。

千绯张狂的笑声在我萦绕在我耳边，久久不散。

为什么她已经有了一切，还要与我抢这么一点点东西？为什么她什么都不想留给我？为什么……

权力，身份……

越来越紧的双拳，带着我的咬牙切齿……

那一日，我记不清挨了多少下板子。身体，早已经疼得麻木。眼泪流下来，从滚烫一直到冰冷。

千绯斜着眼睛大笑着，很是得意。

只有千绿一直拉着夫人的衣袖替我求情，只是谁也没有理她。我只听见夫人愤怒的声音一遍一遍在我耳边回荡，她说：“你真是生来就和你娘那狐媚子一样的坏坯！专偷别人的东西！本夫人今日就是要告诉你，不是你的，便不要碰！若再有一次，仔细打折了你的手！”

夫人的话，一字一句藏着刀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她也不是真的不知道，我是冤枉的，她只是不想还我一个公道。打便打了，我不过是个妾生的女儿。

不过，听她说专偷别人的东西时，我真真忍不住想笑。

她指什么我自然明白。不过，她何苦心胸如此狭窄呢？我娘，又偷了她什么？

爹？

呵呵，别说笑了。她既没有得到爹的心，亦没有得到他的人！

我也不过是桑府一个姓桑的外人而已！

我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忍气吞声，夫人找不到我的茬，她心里定是难受。所以今日，才不会就此轻易地放过我。我亦清楚，反抗了，只会落得更惨的下场。

爹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疼得蜷缩在了地上，浑身打颤。他只去瞧了一眼，淡淡地问：“发生了何事？”

夫人上前平静地开口，“做错了事情，我就代老爷管教管教她。”

“哦。”爹应了声，不再看我，只朝千绯与千绿道，“教你们抚琴的先生来了，还不快些过去？”

千绯一听，忙笑道：“是，绯儿这就去。”说着，转身去拉千绿。

千绿迟疑了下，也只好道：“那绿儿也走了。”



爹在场，打我的丫头们手上的力道明显缓减了下去，不过我依旧疼得几乎麻木。爹又待了会儿，说是有要事，便转身出去。半只脚踏出门槛，又回头朝夫人道：“别打死了。”

呵，我的爹，只会说这样一句话！

别打死了。

对他来说，只要不出事情，他是不会管我的。

桑梓，桑梓，听见了么？他说，别打死了……

尽管切肤的痛，可是此刻，我真的很想笑。

然而，我拼命地忍住了。

在桑府的十二年，我什么都没学会，但却学会了隐忍。我不过是个孩子，我拿什么来保全自己？

打我的人，手上功夫很厉害。我单只是疼，全是皮肉伤，真的死不了。甚至是，打过的地方没有一处破皮，连药都不必上。我不知道究竟该是庆幸，还是觉得不幸。

夫人觉得管教完了，才放我出来。

天色，已经很晚。

浑身都好痛，可是，我不想回房。

走着走着，却走到了大门口。

愣了片刻，还是抬步走了出去。守门的家丁没有一个拦住我。我是桑府的野丫头，谁也不会管我。

那日出了桑府之后，我很想去找顾卿恒，我想告状。

只是，我不知道顾府在哪里。原本想去问路，后来我想通了。顾卿恒不过也是个屁大点的孩子，他能做什么主呢？终究是我想得太天真了。

这样想着，不免有些失落。

抬头看看天空，好像快要下雨的样子，只是我依旧不想回府。没有很着急，因为我知道，过了长埭巷，再往前走一里路，有一座庙。

不知怎的，一想到今日不必再桑府过夜，再疼的痛，都暂时忘记了。

那寺庙，我没有去过，只是以前听说过。离开桑府也不是很远，也许我潜意识里，还是希望桑府会有人找来的。那时我想，若真的有人找来，我便跟了他们回府去。从此，再不这般。

只是，想得太多，总是事与愿违。

行至寺门口，已经有细小的雨点落下来了。



第二章 我的先生

我迟疑了下，终是伸手叩了门。

门开了，探出年轻僧人的脸。我略微尴尬地低了头，他却是温和一笑，问道：“小施主可要进来避雨？”说着，已经侧了身。

我点点头，随他进门。

寺庙不大，过了门便能瞧见面前的佛堂，那应该算是正殿。墙壁厚实，砖瓦已显陈旧，想来是建造有些年数了。

雨点慢慢密集起来，我忍不住抬手遮挡在自己的额角。僧人青色的衣衫已经染上水印的色彩，并且淡淡化开。

雨点落在手背上，在这炎热的夏日里生出难得的冰冷。我却是笑了，桑府的人不承认我，也许，我该做一回桑梓，不是桑府的桑梓。

紧紧地跟在他身侧，听他道：“这寺庙只我与师父二人，后院有间小屋，小施主可以暂住一晚。”

他说后院，我瞧着，像是去后院的路。不免皱眉问：“不必先与你师父说么？”

“不必，小施主请吧。”他未想便作答，“稍后我会向师父说明。”

“那……谢谢了。”

那屋子很小，他只送我到门口，并不进去。推开门，原以为会有霉味，却不想我竟猜错了。里面收拾得很干净，好似常有人住一般。

雨，只下了一会儿便停了。

晚上我坐在床上，不免开始后悔。出了桑府的大门，我甚至想过不再回去。只是，我为何这般傻？我应该卷走些细软的，就是偷也得偷一些啊！不然，我身无分文的，该怎么办？

我懊悔得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，恨不得现在马上回去桑府偷钱去。呵，夫人不是说我是小偷么？我怎么就这么傻？反正也是被冤枉了，倒不如真的做些对得起自己的事情来。

正在我乱想的时候，外头的天又渐渐变得不平静了。

瞬息之间，雷声大作。

“啊！”我惊叫一声捂住自己的耳朵。



从小到大，我最怕打雷。

彼时，方才想的早已抛至脑后，飞快地坐起身，抱紧了身子狠狠地颤抖起来。偏偏，那雷声大得震耳欲聋。

“呜……”我不争气地哭出来，又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跳下床朝门口跑去。

指尖触及了门闩，却在那一刹那，我仿佛瞧见屋外闪过一个人影。手猛地一颤，捂住自己的胸口，眼花了吧？

我却只迟疑了一下，“哗”地打开房门，抱头冲了出去。

一个人，我怕。

找谁都好，无论是那年轻僧人，还是住持。

我边哭边跑着，头顶的雷声隆隆地响，夹杂着刺眼的闪电。我吓得半死，脚下的步子不敢停。我怕我一停，就被劈死了。只是，我为何敢跑出来，我也不知道。

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我，紧紧地跟着。

瞧见眼前一间屋子，亮着光，我似是脚下生风，拼死冲过去。

门没有锁，在我推动的时候，便连着身子一起跌进去。恰在此时，刺耳的雷声中，似乎夹杂着“叮”的奇怪声响，只是，我来不及想，反手关了门，便叫：“有人吗？有人吗？”

我直接冲进里头，内室被纱帐隔开，里面隐隐瞧得见人的身影。我心下大喜，仿若瞧见了救星，抬步跑过去。却在手指触及那纱帐的时候，里头的人飞快地起身，一把扯住了被我拉住的纱帐，低声斥道：“谁？”

他的一声“谁”，令我的慌意去了大半，登时清醒了过来。

很年轻的声音，却不是方才见过的那僧人，自然，也不会是那住持。

“我……”本来想回答，却在思索过后改成了，“你是谁？”带我进来的僧人说过，寺庙里只他与师父二人，那么他又是谁？

问了出来，才发现不妥，到底是对方先问的我。

而他，却并未在意。

低咳了一声道：“苏暮寒。”

苏——暮——寒。

那时的我并不知道，这个男人，将会改变我的一生。

直至多年以后，我再唤出那句“先生”的时候，心头不知又是怎样的滋味……

恰在此时，又一声惊雷劈下，我惊叫一声，顺势蹲下去抱住了头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浅声问着，却并未走出来。甚至是，扯住纱帐的手也未见丝毫的放松。

我大口喘着气：“我怕……怕打雷。”

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唯有一贯平和的声音传来：“呵，小丫头。”他说着，似放松了戒备，转身行至里头，坐了。

也不知为何，他的一句“小丫头”令我害怕之意消去许多，我单是有些不服。透过纱帐，我依稀能看得出他瘦削的身形，甚至是他的年轻。他也不过是个少年，

